

IV • 奉獻美神 / 人文精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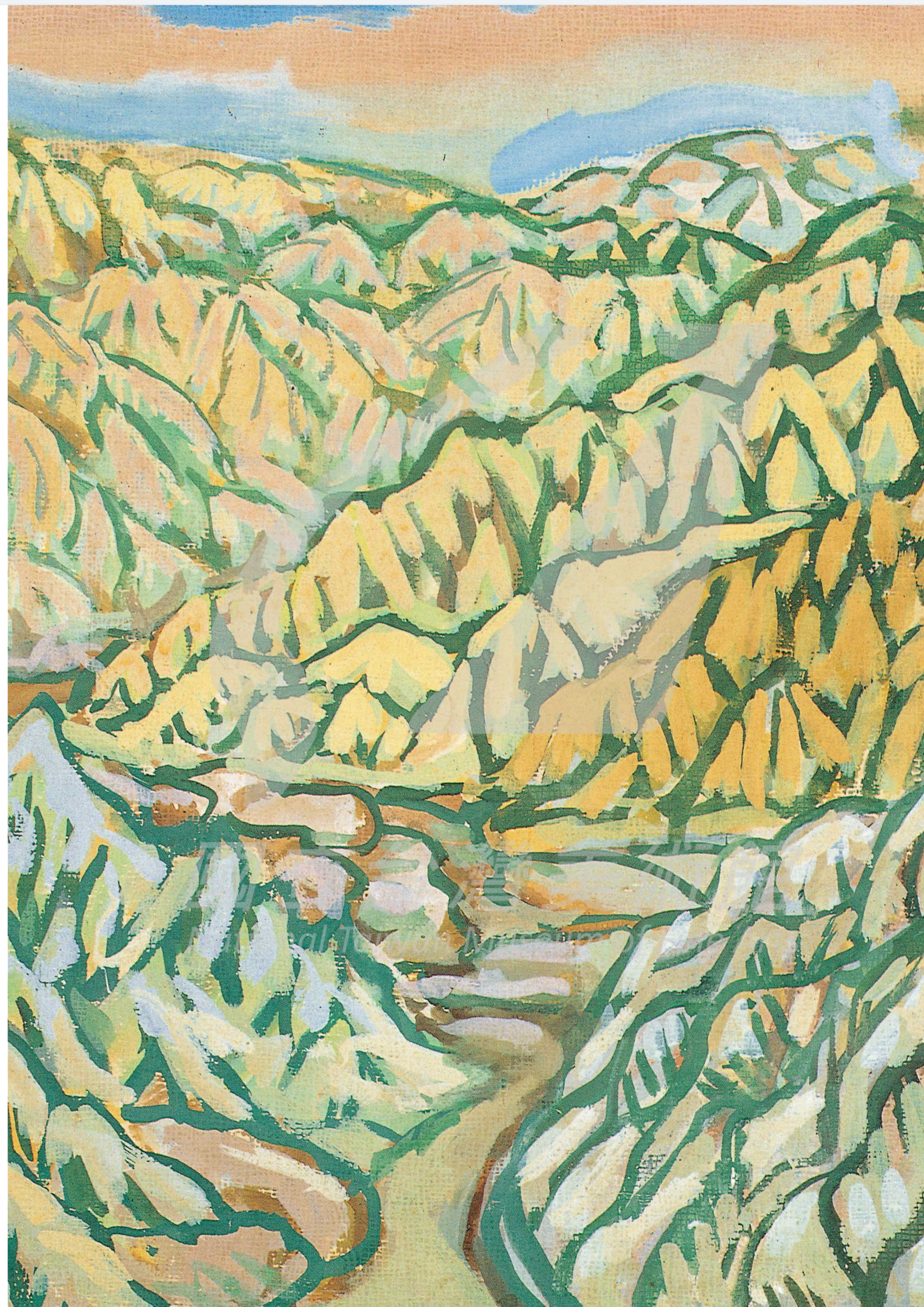
一般而言，得獎畫家受到肯定之後往往安於自己風格，連續得獎之後便晉身為免審而至擔任評審。但鄭世璠卻不受拘束，我行我素，尤其戰後的作品，作風常變，顯出創作的自由與他對當世美術思潮的關心。——賴傳鑑

[下圖]

鄭世璠住牯嶺街時家居生活一景。生為三代單丁獨子，鄭世璠共有三子四女，開枝散葉，家庭美滿。

[右頁圖]

鄭世璠 月世界（局部） 1981 水彩 4開



奉獻美神的祭典

鄭世璠的藝術箴言通常是簡單的幾句話，卻能廣為流傳。莊伯和為《星帆畫履——鄭世璠油畫世界》寫序時，特別引用一段鄭世璠的名言為其標竿：「美展是藝術家奉獻『美神』祭典，不是爭名奪利的場所。」

這種拒絕作品商業化，不隨波逐流的創作態度，正是鄭世璠廣受好評的重要原因，並且深受摯友肯定及推崇，王昶雄提道：「星帆任何一部創作裡，都有『言有盡，意無窮』的一種韻味，而畫面流露出抒情詩意，確能撩人綺思，那是他作畫時最豐富的養分。」

這一分詩意，也與鄭世璠單純的創作信念互為呼應，賴傳鑑寫道：「在我的印象，鄭世璠初期的作風非常堅實，尤其是風景畫有尤特里羅一般的風格與詩情，而他也像尤特里羅一樣喜歡後街陳舊的房屋，都是後窗的一角為題材，因為那些市街陳舊的一角，都有令人依戀的美感，所以當時的畫洋溢著南國炎陽的光輝，臺灣風味極濃。後來他的作品風格經常改變，但唯一不便的是他作品含蘊的這種詩情。」

屢屢被提及的詩意，也讓人聯想到他平日自負兼自嘲的說：「筆不筆，墨不墨，自有我在！」的名言，單純、自在的創作態度，也許就是

【左圖】
鄭世璠晚年偕妻子四處雲遊

【右圖】
鄭世璠說：筆不筆，墨不墨，自有我在！



鄭世璠對美神的承諾。

除了詩意以外，鄭世璠的作品裡還有一分無聲的憂傷，所謂無聲，就是淡然的意思，不是為自己憂或天下憂的這種心態，只是單純的善感、善良。尤其在早期的作品很容易發現這樣的特質，在中晚期的作品中，出現的方式比較隱晦，然而總是揮之不去。

鄭世璠的畫風雖然多變，但是善感的特質卻是始終不變的。主要因素包括：鄭世璠發乎本心的避開作品商業化的途徑，因此保持與內心對話的創作習慣，也為自己保留住不斷探勘新風格的餘地。此外，這完全是畫家本人的寫照，鄭世璠在一定的程度上，一直維持著當初迷上畫畫，那個純樸新竹少年的本色。鄭世璠在藝術的國度裡浸淫既深，發揮得淋漓盡致，但是內心底層卻依然保存著天真。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認識鄭世璠，便不覺得他的風格如此不按常軌，主題如此縱情跳躍了。

自然風景、人文景觀、人物畫像都是鄭世璠畢生喜愛的題材，無論是具象或抽象的表現手法，在他筆下都游刃有餘。然而，相較於同時代同樣成功的畫家，鄭世璠的繪畫另有一種獨特的語言，即文學與詩歌的影響，他的作品充滿抒情，這種抒情的感覺，不是來自視覺審美的體現，而是他自自然然貫徹的人格，乃至成為作品風格，此一特點可能是探索其作品可靠的脈絡，也足可撫平觀賞者時感突兀的疑惑。

也許，因為單純，鄭世璠難以定位；因為深情，鄭世璠無法歸類。

在此很適合引用鄭世璠之子鄭安宏的發言作為回顧與小結：「父親經常以藝術創作抒發內心的情感，幼時因與水彩畫家李澤藩為鄰居，自小向他習畫，後又從石川欽一郎學習水彩、小原整學習油畫，奠定了繪畫藝術的基礎。父親也會寫詩、填詞，所涉獵的知識包括文、史、哲學、藝術，領域非常寬廣，加上為人風趣人緣極佳，又被稱為『幽默大



1998年8月鄭世璠攝於家中，
身旁為其畫作〈淡水白樓〉。

【右頁左上圖】
鄭世璠 自畫像 1937
油畫 27×22cm

【右頁右上圖】
鄭世璠 自畫像 1938
油彩、畫布 40×31cm

【右頁左下圖】
鄭世璠 自畫像 1941
33×24cm

【右頁右下圖】
鄭世璠 自畫像 1983
33×24cm

鄭世璠 第一張自畫像
1930 蛋彩 33×24cm

師』。」

鄭世璠身故後，經常有藝術愛好者轉向家人請教「如何欣賞鄭世璠的畫？」鄭安宏認為：「你怎麼看、怎麼感觸，就是那樣吧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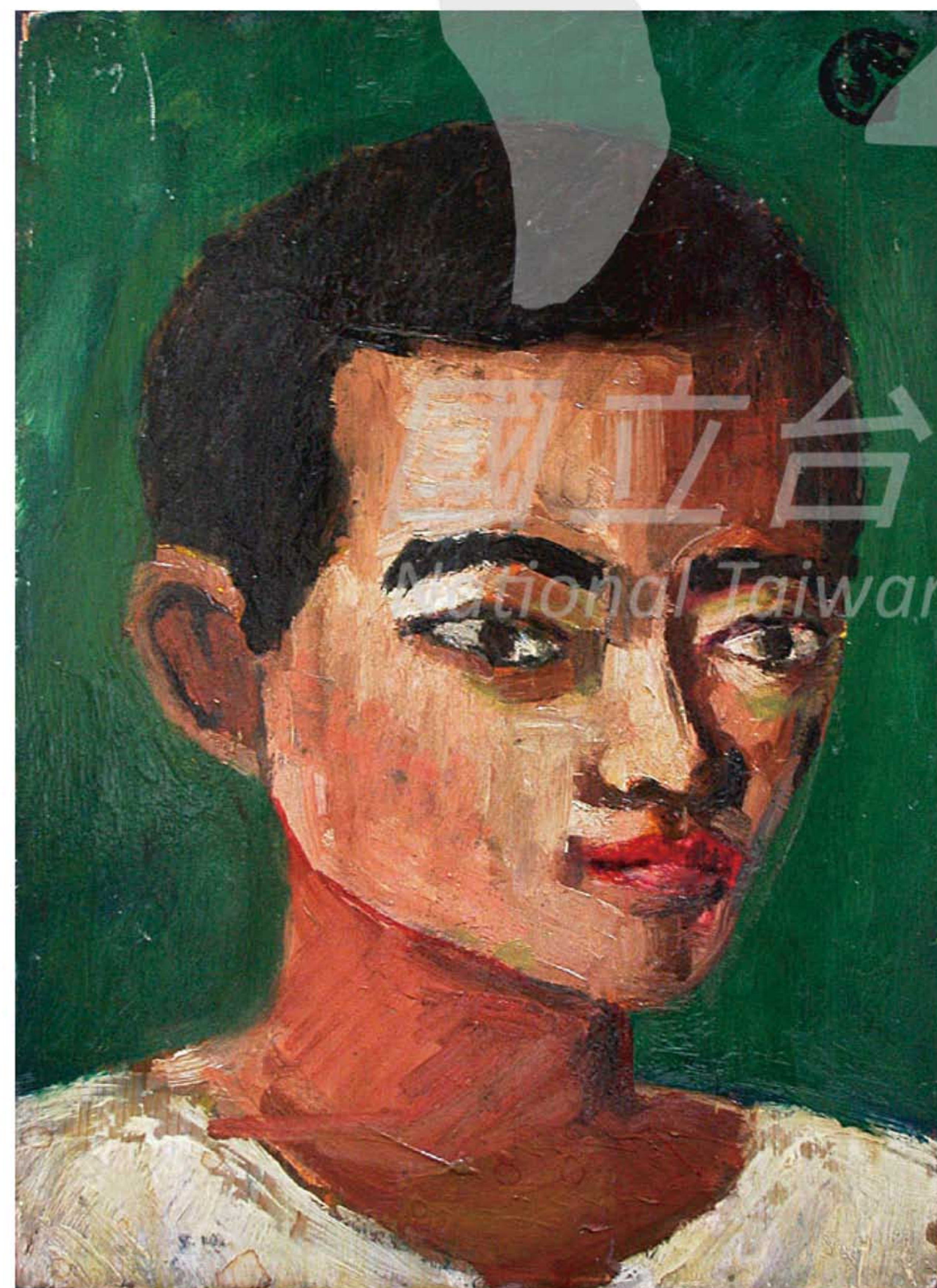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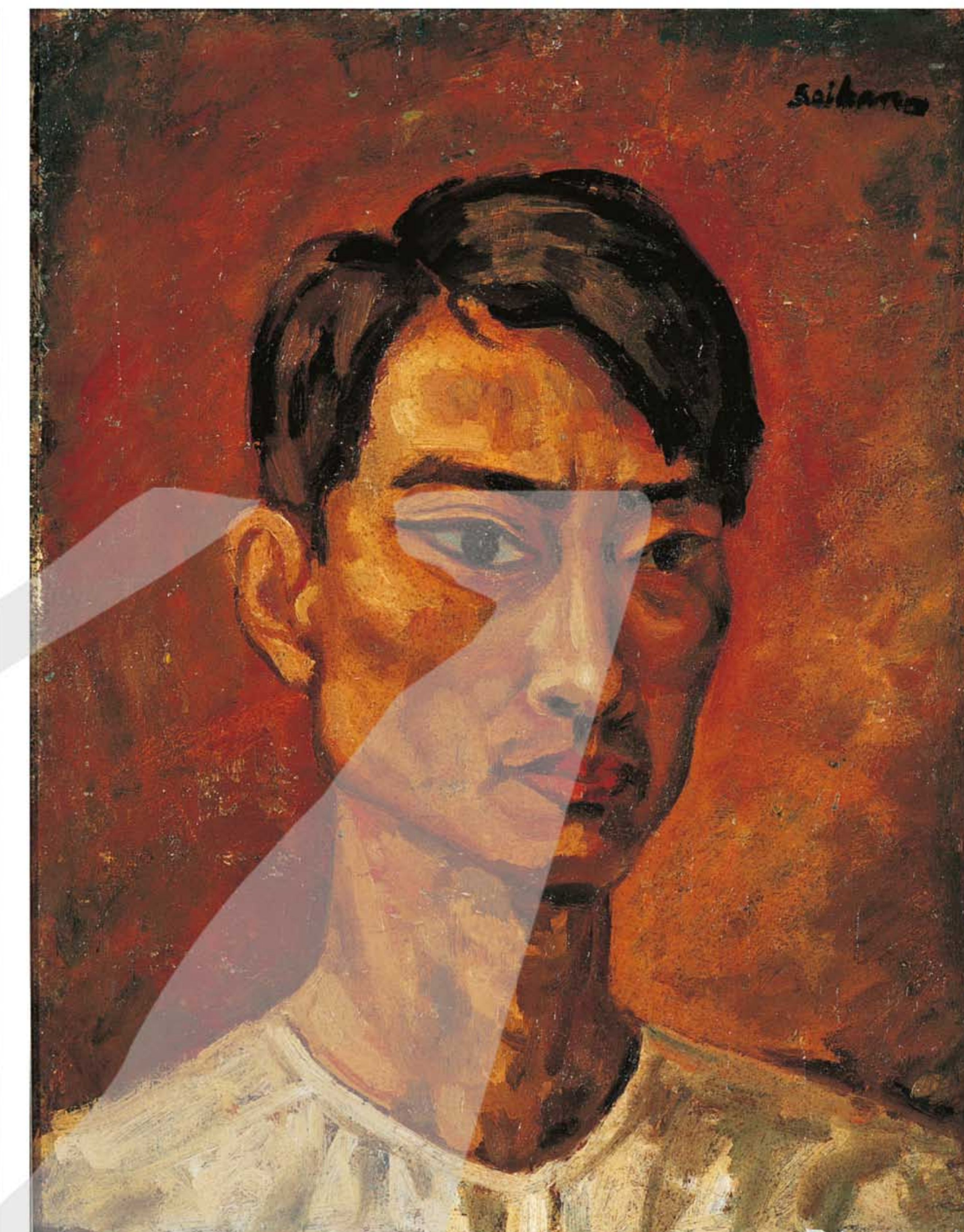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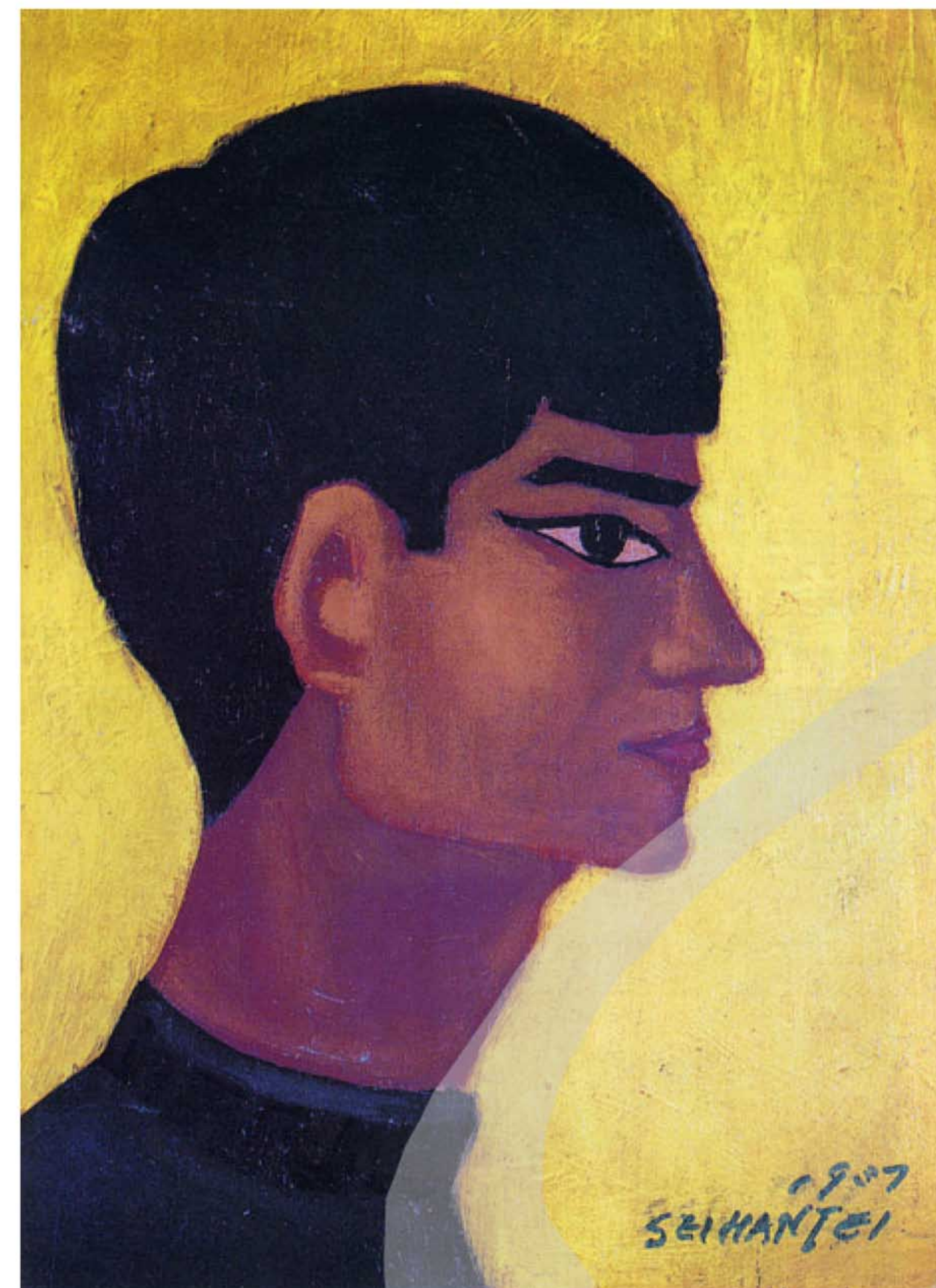
也許，本色相見，正是鄭世璠的藝術。

■ 流浪的詩魂

幾乎，鄭世璠剛拿起畫筆，即開始記錄臺灣的歷史建築、古蹟的風貌，無意中，他被某些評者稱為關注臺灣文化資產保存的先驅。就筆者淺見，鄭世璠將故鄉的歲月風雨，人文面貌轉化成筆下如詩的作品之時，他可能並沒有想到這將是如何微言大義，他只是本能的對美發生興趣，對文化產生關懷。

2012年，賴傳鑑在〈憶星帆的創作生涯〉提道：「鄭世璠1939年首次入選第二屆府展，1941至1943又連續入選，初出茅廬便表現突出，順利踏出創作生涯的第一步。……就一般而言，得獎畫家受到肯定之後往往安於自己風格，連續得獎之後便晉身為免審而至擔任評審。但鄭世璠卻不受拘束，我行我素，尤其戰後的作品，作風常變，顯出創作的自由與他對當世美術思潮的關心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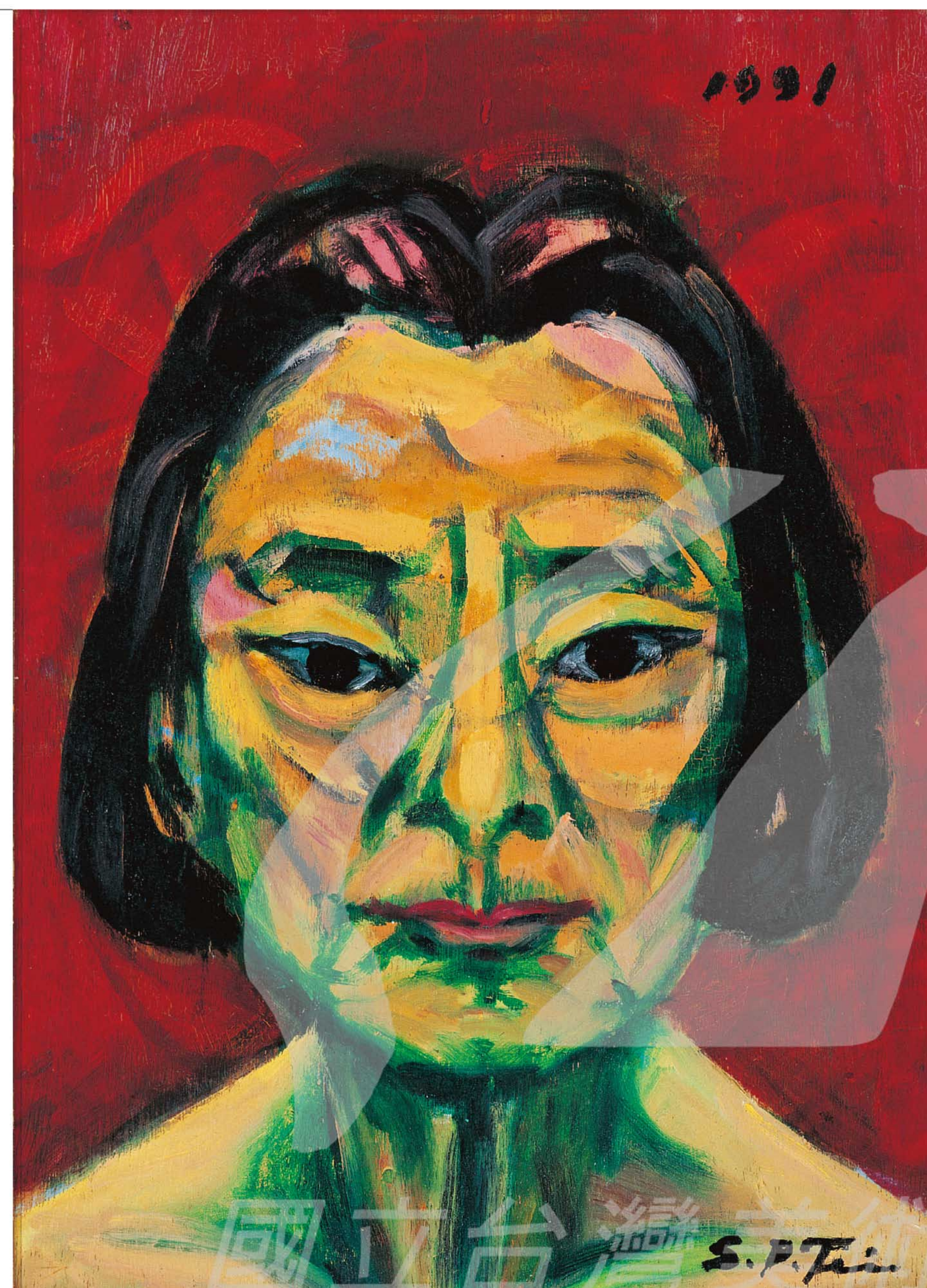
鄭世璠一生貫徹了我行我素、無為而治的創作態度。回顧鄭世璠的作品，從少年畫到老的一系列自畫像，最能夠為他說故事。1930年，十六歲畫下第一幅〈自畫像〉，1937年、1938年、1941年、1983年到1991年，都有以〈自畫像〉命名落款的作品。



1939年，鄭世璠作品〈爽吟亭圖〉入選第2回府展的證書。



鄭世璠 悠閒 1936
油彩、木板 24×33cm



鄭世璠 自畫像 1991
油彩、木板 32.5×23cm

這些自畫像以年代序排列，可以看出少年的憧憬、青年的堅毅，生活在戰爭時期的憂患中年，一直到老年又是另一種容顏。此中，不但記錄了他的人生歲月，也透露他在動盪時代的心頭點滴。

另一幅作於1936年，題名〈悠閒〉的油畫，畫一瀟灑少年郎燈下橫臥看書小憩，極可能是他自己的寫照。這些作品尺幅都不大，畫家在無意中為自己不同階段的生平做了註解，最後當他在畫布上再度畫下自己，咀嚼內心憂歡的同時，回顧茫茫，可能感到：這是多麼意猶未盡卻又心滿意足的一生！